

高雄太爺蘇家之歷史發展及其古厝

蘇淑芬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摘要

位於高雄湖內區的太爺，是由隨鄭成功來臺的蘇伍（1656—1705）所開墾，繁衍至今約十二、三代。乾隆43年（1778）後，經蘇伍孫子蘇足（1727—1800），與其五個兒子努力墾殖，建造一座占地約一千多坪的四合院古厝，二進之間為大埕，全舖上紅磚，中有水井一口，供鄉人洗濯飲用。蘇足孫子蘇應元為秀才，在地方極有名聲。光緒21年（1895），馬關條約簽訂後，臺灣割讓日本，10月10日日本陸軍中將乃木希典將軍率兵從枋寮登陸，20日預計要砲轟臺南前，曾短暫駐紮此古厝中，古厝村民部份在村外與日軍對抗，古厝中之婦孺則默默承受壓力。蘇應元之孫蘇文治（1882—1946），畢業於日治時代的國語學校，大正10年（1921），奉臺灣總督府令成為第一屆湖內庄長，他特意發展村民教育，改善風俗，繁榮經濟。蘇氏古厝正見證臺灣自清初以來一個家族的發展史跡。

關鍵字：高雄、太爺、蘇應元、蘇文治、古厝

壹、前言

從臺南由省道往高雄，一經過二層行溪，右轉就到太爺。(圖1)太爺是蘇伍(1656—1705，字嘉祉)所開墾的，他隨任職於鄭成功軍的二兄蘇全渡臺，招佃墾荒。太爺從明鄭時期隸屬文賢里，清初屬臺灣縣文賢里二圖，至雍正元年(1722)始改隸鳳山縣文賢里，日治時代明治44年(1909)，原文賢里與茄荳庄合併成立圍仔內區，大正9年(1920)廢里區為庄，合原圍仔內區和大湖區為湖內庄。¹現湖內已改為區，並且稱為太爺里。

蘇伍之第五代後人蘇應元(1805—1856)曾考中文武秀才，蘇家被認為「在財勢均為一方之雄，至清末實施民間聯庄自衛時，自然被推為聯庄總理，其職位當時在民間一般被稱為『太爺』，因本庄為聯庄總理太爺所居，故名為『太爺庄』」。²到底太爺庄是否真因為蘇應元而稱呼？而太爺就有一間占地一千多坪的古厝，論者因此稱之為「應元大厝」，³到底這間古厝是何人所建造？建造於何時？

光緒21年(1895)，馬關條約簽訂後，臺灣割讓日本，10月10日日本陸軍中將乃木希典將軍率兵從枋寮登陸，20日預計要砲轟臺南前，曾短暫駐紮此古厝中，砲轟臺南前，當晚古厝發生何事？古厝扮演何種角色？

日治以後，蘇應元孫蘇文治(1882—1946)，從國語學校畢業後，大正10年(1921)奉臺灣總督府令成為第一屆湖內庄長，特意發展村民教育，改善風俗。⁴而此古厝僅一篇文章探討，⁵故本論文就古厝何時、何人建造？是否因聯庄總理太爺所居，而稱「太爺」？並古厝中的人事興衰加以探析。

1 參考陳進財，《湖內鄉誌》(高雄：湖內鄉公所，民國75年)，頁16。

2 石萬壽，〈二層行溪流域行政區畫分的變遷〉，收入《思與言》，26卷1期(民國77年5月)，頁3。

3 王世雄，〈1895年10月咱的祖先在「走番仔反」——記鄉民抗日與「應元大厝」〉，收入《高雄文獻》，25期(民國95年12月)，頁299 - 308。

4 陳進財，《湖內鄉誌》，頁113。

5 同注3。



圖1 太爺在高雄湖內區

資料來源：王炯權繪製

貳、古厝被稱「應元大厝」

明永曆17年（1663），福建泉州同安縣13都岩子口嶺下田頭社民蘇伍（1656—1705），隨任職於鄭軍右虎衛左協的二兄蘇全渡臺，並以業主的身份入墾太爺。⁶蘇伍育有四子，其二子蘇要（1686—1774）娶余恩娘為妻（1668—1754），育有七子，為禮、岳、陣、裕、節、尊、足（爵）。⁷蘇足（1727—1800）字汝祥，「足」、「爵」在臺語同音，或許是第七子，父母覺得滿足。蘇足育有五子達、武、亨、輝、波。（見圖2）住在蘇氏古厝中的都為蘇足後代。

6 陳進財，《湖內鄉誌》，頁82。

7 見蘇宗隣製作，《祭祀公業蘇要（第一次變動後）派下全員系統表》，民國100年11月公告。（蘇要第十代大房子孫前湖內鄉鄉長蘇宗隣提供。）其中蘇要六子蘇尊，在吳嘉德編，《蘇應元家族譜暨內外子孫名錄》（臺南：自印本，2012年元月，增大版），頁1，記為蘇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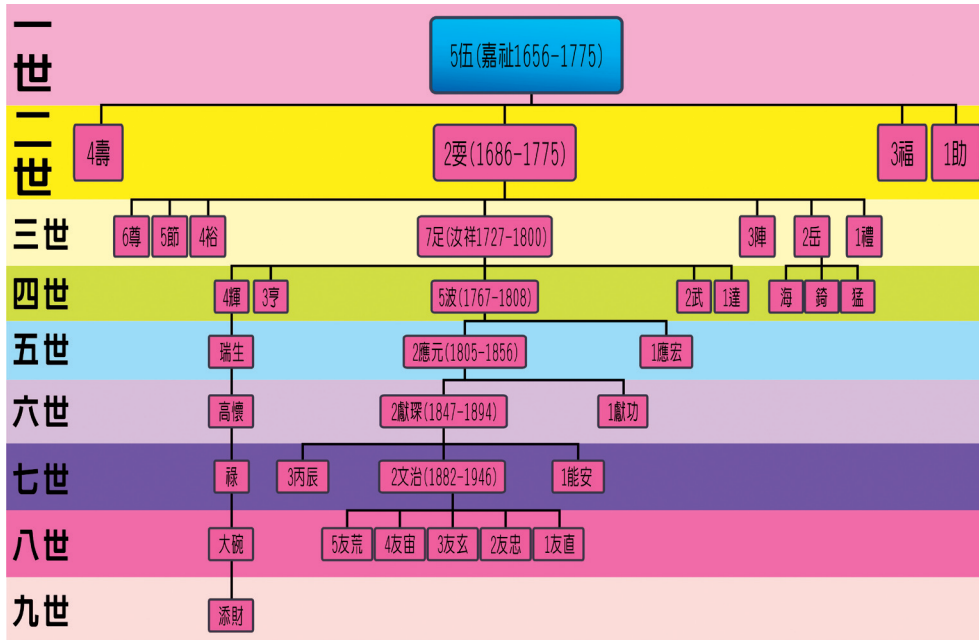


圖2 太爺蘇家族譜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

太爺蘇氏古厝全以紅磚建築，坐北朝南屬於「大厝起」⁸的四合院，分前埕、前大廳（供奉神明用）、中埕（全部鋪紅磚），後大廳（供奉祖先用），含左右伸手，左右各有兩護龍，可能是以後子孫人口增加增建的，佔地約一千多坪。目前東側第二排護龍已經拆除改建樓房，東側果園也改建樓房。（圖3）依照中國建築四合院中「北屋為尊，兩廂次之」的禮制，而且「東側為尊，西側為卑」，所以蘇足之兒子大房達、四房輝之後代皆住在東廂房及右護龍，西廂房及西護龍則住五房子孫波之後代。二房三房子孫日後則搬住在太爺鄰近的公館。

8 謝問岑、陳子波等纂修《高雄縣志稿·人民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72年），頁141。
「大厝起：多為鄉村富厚之家為之，其制係連兩座或三座之五間起而成，前後平行橫列規模宏大：其兩側，每有二列之「伸手」，俗曰「護龍」，為適應大家族之居住。」



圖3 蘇氏古厝——東邊第二護龍已經拆毀改建樓房

資料來源：蘇足大房子孫蘇宗隣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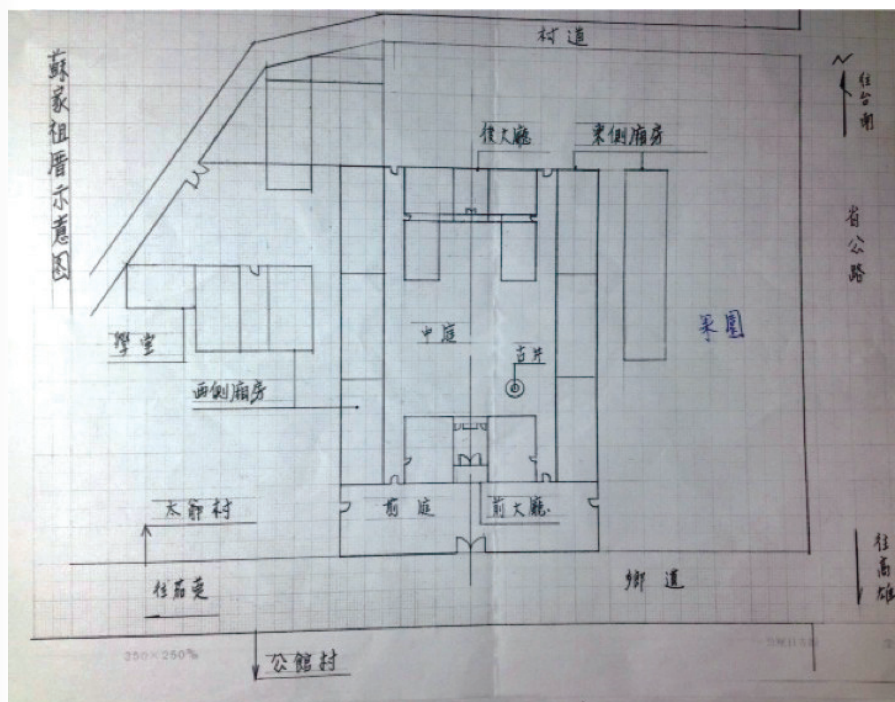


圖4 蘇家古厝示意圖

資料來源：蘇足四房子孫蘇武男繪製

蘇足的五房兒子蘇波生有蘇應宏（1799—1837）與蘇應元（1805—1856），蘇應元中過文武秀才，蘇應元兒子蘇獻琛（1847—1894）也中過文秀才。在地方極有名望，財力也雄厚。因此有學者以為「太爺庄」名稱，是因聯莊總理蘇應元所住而名為「太爺」⁹，加上古厝東護龍門牆有「蘇應元家」字號，（圖5）所以被誤以為古厝為蘇應元（1805—1856）所蓋，稱此厝為「應元大厝」。¹⁰



圖5 西護龍蘇應元家的白色磁磚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6 西護龍蘇應宏家粉紅色磁磚門聯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蘇應元在當時中過文武秀才，財勢雄震一方，但這座古厝卻不是他建造的。檢視古厝西護龍「蘇應元家」，是用白色磁磚貼上，西護龍前房，有用粉紅色磁磚貼「蘇應宏家」。（圖6）根據堀込憲二〈日治時期使用於臺灣建築上的的彩磁研究〉：

在聚落中最有影響力傳統家族所使用的建築不是磁磚，而是雕刻及彩繪，而聚落中新興較富裕的家庭（大約2—3戶）才以馬約例卡磁磚代替雕刻及彩繪裝飾住厝。馬約例卡磁磚使用於臺灣民宅上的年代，根據目前調查的結果最早大約是在大正9年（1919）前後

9 同注2，見石萬壽，〈二層行溪流域行政區畫分的變遷〉，頁3。文中認為：「因此蘇家在財勢均為一方之雄，至清末實施民間聯庄自衛時，自然被推為聯庄總理，其職位當時在民間一般被稱為「太爺」，因本庄為聯庄總理太爺所居，故名為「太爺庄」。其實早在乾隆40年就有「太爺」村的稱號。（見文後契約書）。

10 王世雄，〈1895年10月咱的祖先在「走番仔反」——記鄉民抗日與「應元大厝」〉，頁305。「前落正廳門上牆壁上刻有「應元」分堂號，可見應是蘇應元所建造。」

建設，或者在這之後所修建者，最晚至昭和15年（1940）前後，使用馬約例卡磁磚的建築物於此後漸漸減少。¹¹

文中說明馬約例卡磁磚使用在臺灣民厝，最早在大正9年（1920），當然不可能蘇應元（1805—1856）所蓋，經過與蘇家子孫蘇承信先生訪談有這樣的說法：

這些白色磁磚都是昭和7年（1932）祖父蘇文治先生的墨跡，他親自寫上對聯，燒成磁磚，請人貼上。因為祖父是極重視家族本源的人。¹²

可見這些門聯的字，都是蘇應元孫子蘇文治（1882—1946）一當時的湖內庄長為紀念其祖父蘇應元，親自書寫，再到臺南燒為磁磚。當初貼這白色門聯是因為：

中國人喜以紅底黑字為門聯，三公仔（蘇文治）則率先在自家應元家大門，白磁底寫黑字，以破除白紙黑字為不祥之迷信。¹³

蘇文治的侄孫—臺南名醫蘇承家（1912—1995）則提到：

三叔公（蘇文治）甚至來往臺南市訂製他自己撰寫揮毫的對聯燒成磁磚等等，他的苦心可想而知。到現在他老人家坐在掛在自行車後面的拖車上，請一個長工給他在烈日之下，從太爺到二橋拖著往返的場面，猶如一幅美術繪彷彿在我眼前。¹⁴

可見蘇文治在昭和7年（1932）時，為要破除鄉民的迷信，並認為家族要合

11 見堀込憲二，〈日治時期使用於臺灣建築上的彩磁研究〉，《臺灣史研究》，第8卷2期（民國90年12月），頁83。

12 蘇足第五房子孫蘇文治先生孫蘇承信先生口述。

13 林朝榮，〈永懷三公仔〉，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臺南：自印本，1982年），頁9。

14 蘇承家，〈我的三叔公〉，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13。

一，紀念第五代祖先蘇應元、蘇應宏，所以自己撰寫對聯，拿到臺南請人燒成磁磚，然後貼上，因此古厝並非蘇應元所蓋。

參、古厝建於乾隆年間

蘇家古厝既然不是蘇應元所蓋，到底古厝建立何時？又是誰所建造？根據臺灣博物館所藏的古文書中，有張乾隆40年（1775）4月的民間契約書，寫下：

立杜絕賣契人蘇孟、海，有自己鬮分課園參坵，年帶糖餉銀壹兩肆錢捌分貳厘柒絲伍毛，又帶供索粟伍斗伍斤半，坐在文賢太爺庄其坵段四至界址，俱載在契後明白。今因乏銀費用，將此園憑中賣與第七房胞叔，三面會議時價清水番銀貳百二十兩，其銀即日同中收訖，其園隨即踏付胞叔前去，起耕、招佃、管收、納課，永為己業。壹賣千休，日後子子孫孫不敢言找言贖，保此園的係孟等自己鬮分物業與叔兄弟侄等與(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及來歷交加不明等情，如有等情，孟自出……。憑合立杜絕賣訖壹紙，並繳上手契共三紙，付執為炤。

即日同中取清水番銀貳百二十兩正，完足再炤。

為中人 洪德宜

日立杜絕賣契人 蘇孟、蘇海

知見人 林氏

知見人 胞弟乞市、錡

乾隆肆拾年肆月

計開園坵段界址

壹課園壹坵坐落土名大路下，東至胞弟園，西至陳家園，南

至路，北至陳家園，四至明白為界。

壹課園壹坵坐落土名海浦東胞伯園，西至陳家園，南至胞弟園，北至陳家園，四至明白為界。

壹課園壹坵坐落土石樣宅邊，東至本宅園，西至本宅園，南至本宅公田，北至樣宅，四至明白為界。

其應分廊、分埤、分青桶位一併……。¹⁵

國立臺灣博物館人類學組 AH2231-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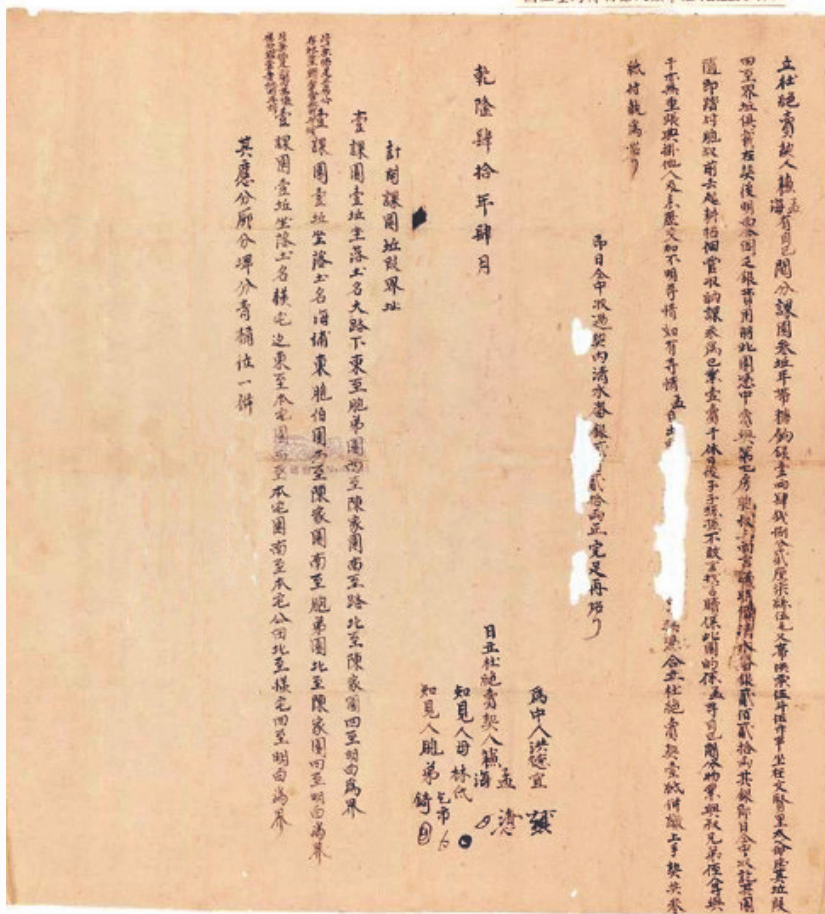


圖7 〈乾隆40年蘇孟、蘇海立杜絕賣契〉

資料來源：臺灣博物館典藏

15 國家臺灣博物館〈乾隆40年蘇孟、蘇海立杜絕賣契〉，系統識別號：0006039872，見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2013年10月23日點閱。

契約書中載明：蘇岳的兒子蘇孟、¹⁶蘇海兄弟從祖先繼承的三塊土地，還有年帶糖餉銀。所謂糖餉銀「是當時土地的租稅，有相當多是以餉銀的形式徵收，這些餉銀並不是租糖的銀納化，而可能是蔗車所要繳納的蔗車稅，平均分配在田園上的結果。」¹⁷再觀看《續修臺灣府志·鳳山縣》：「蔗車一百張半，（每張徵銀五兩六錢）」¹⁸，可見糖餉銀在當時是徵蔗車的餉銀。

蘇岳與蘇足是親兄弟，而蘇岳的兒子蘇孟、蘇海「因乏銀費用」，所以要將手中的園地，以清水銀¹⁹二百二十兩賣給七房胞叔蘇足，而且言明以後子子孫孫不敢來言贖。七房胞叔就是蘇足（汝祥），可見蘇足當時已是財力雄厚，一口氣付清水銀二百多兩。契約書後還附上所賣土地的四面界址，以及分廊、分埤、分青桶位（又名菁桶，裝藍靛染料的桶子）²⁰等界線都分的清清楚楚。並且有胞弟蘇乞市、²¹蘇錡作為見證人。

從契約書中所記下的界線看來，正是目前蘇氏古厝的土地。（見圖7）可見從乾隆40年起，蘇足就已經從姪兒手上收購土田，因此他的直系後代，包括五兒波後代蘇應元在內，都住在這間古厝裡，大兒子達與第四子輝都住在東側護龍，老二老三後代目前則搬住靠近太爺的公館。

這間古厝應該是蘇足所蓋，湖內前鄉長蘇宗隣說：

-
- 16 契約記為蘇孟，而《祭祀公業蘇要（第一次變動後）派下全員系統表》記為蘇猛，當時都是文盲，隨代書書寫。
- 17 黃修文，〈世紀之交的臺灣糖業與蔗農〉（臺北：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民國94年），頁28。
- 18 見余文儀主修、黃份等輯，《續修臺灣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72年），頁279。
- 19 見許雪姬，《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社，民國93年），頁333-334。「佛銀：指清代臺灣通用的西班牙、墨西哥銀元而言。1821年以前西班牙所鑄的佛銀，稱西班牙銀元，……西班牙銀元因幣面畫有王像，故臺灣居民稱其為佛銀、佛頭銀、佛面銀、佛首銀元、清水佛銀、番佛銀、佛番銀等。清中末葉以後至割臺為止，臺灣北部大多通用佛銀，佛銀與清代官鑄紋銀的官定折率為1元折6錢9分對紋銀1兩，俗稱六九銀，惟各地折率並不一致，如光緒年間彰化地區的佛銀與紋銀之折率為佛銀1元折7錢對紋銀1兩。亦有因折率而稱六八銀或七二銀，若不說折率，一般都以1折7錢。」
- 20 參考鄭瑞明編，《重修路竹鄉志》（高雄：路竹鄉公所，民國99年），頁291。
- 21 契約書記為蘇乞市，而《祭祀公業蘇要（第一次變動後）派下全員系統表》記為蘇市。（應該是蘇市比較正確，因為蘇岳其他兒子都單名。）

吾蘇家祖厝及兩側廂房，據說始建於清朝乾隆年間歷三載完成，至今具有二百多年歷史。²²

所以這棟古厝約建於乾隆43年（1778）以後，屋齡約二百三十多年。從蘇氏族譜裡面，蘇足的妻子林招（1730—1827），一共活到97高齡，家中一切大小應該都由她料理張羅。而五個兒子達、武、亨、輝、波同心經營家業：

兄弟和睦，同心協力，認真勤奮，共同在今之臺南縣仁德鄉大甲及二行村一帶墾荒，並購置部分農地合共百甲，由五兄弟共同耕作。²³

蘇家五兄弟同心協力，除古厝外，尚擁有高雄縣與臺南縣等百甲農地。蘇家古厝有前後兩處庭院，前院為土埕，後院為大埕（大埕與土埕約有三百坪地），平時作為兒孫們休閒康樂場所，秋收農忙時節，則供族人曬放穀物場地，結婚喜慶則在大埕擺設酒席宴客，非常熱鬧。蘇家古厝與其他古厝相異處，在四合院大埕中，有一口圓形古井（圖8），這口古井有這樣的說法：

蘇足要蓋屋子的第二進時，因為有賣菜賣肉的攤販進來找主人要某房祖先欠的債。主人請他們拿出借據，攤販說：「那有借據，有的只是口頭的買賣賒欠。」沒有借據下，主人硬是不還錢。攤販眼見人家有錢蓋新房，卻不想還錢，又怨又急，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賴著不走。主人既生氣又害怕，想到歡歡喜喜蓋新房，卻有人來觸霉頭，怕帶來衰運，因此第二落就不敢蓋，改為挖井出泉。²⁴

22 蘇宗隣，《蘇家祖厝庭院沿革》（高雄：自印本，民國101年12月），頁3。

23 蘇宗隣，《蘇家祖厝庭院沿革》，頁5。

24 由蘇足四房子孫蘇添財長媳蘇林麗華口述。

這些欠債的不知是那房祖先，反正債主找上門來，蘇足以為債有主，不能因他耕田致富，別房欠的債卻要他來還，又沒有借據，堅持不願代為償還，讓債主失望的坐地痛哭。主人以為哭泣是觸霉頭，原本計畫要蓋三落百二門，因為「要債風波」，債主坐地痛哭的第二落不敢蓋，只好想出一招解霉去噩的方法——就是挖井出泉，藉所噴出水泉來一沖霉氣。古井因為水性鹼澀，



圖8 蘇家二百多年古井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井水僅供古厝所有家庭的洗滌、清潔之用，井邊常圍滿汲水，以及蹲在地上洗衣並話家常的婦人，還有一旁嬉戲玩耍的小孩，地上大都是溼漉漉的，以前這裡是大家族閒話家常的地方。

這棟坐北朝南的大宅院，住在西護龍的五房較西護龍四房較重視子女教育，東護龍子孫都是務農，在地方上有這樣傳說：

蘇氏古厝在大興土木時，僱請許多「土水師父」，也常殺雞宰鴨宴請師傅們，可是土木師傅每次上桌時，都沒看到桌上擺有雞胗，雞肝等等，心想從沒看過這麼小氣的主人，把好吃的雞胗全偷偷吃掉，不讓我們享受。因為心生不滿，就趁主人不注意，把符咒偷偷放在左右護龍的屋樑上。直到房屋蓋好日，主人又大大宴謝師傅，並拿出許多曬乾的雞胗等，要讓師傅們帶回家享用。師傅才發現誤解主人好意，匆忙要取下符咒，才取下西邊護龍，來不及取下東邊護龍的符咒，就已過良辰吉時。所以西護龍五房子孫教育、生活水準比較高。²⁵

25 由蘇足四房子孫蘇添財長媳蘇林麗華口述。

東西護龍的兒孫成就不一，歸咎於風水，其實是西護龍五房後代，比較看重教育，像蘇文治雖父親早逝，但他懂得求學的意義，別妻離母的遠赴臺北念國語學校，百年前交通不便的艱辛，今人很難體會。因為蘇文治的帶動，西護龍後代在日治時代就有許多當醫生，企業家，開製藥廠，並送兒女往日本、奉天、美國留學，並移民世界各地。但近年來東護龍的後代，也因教育的普及，開始注重學習，也有許多當醫生、教授、檢察官、律師。

肆、日軍乃木希典短暫駐紮

光緒21年（1895）臺灣割讓日本以後，「臺灣民主國」在臺北成立之時，日本近衛師團和長備艦隊已迫近了基隆海面。」²⁶而第二師團長司令官陸軍中將乃木希典就在枋寮附近登陸。「南進軍兵員數共約四萬人，另有軍伕、馬匹若干。它不但有海軍的掩護，而且配有野戰砲、機關砲等重砲的支援，可說是一支裝備齊全，訓練精良的部隊。」²⁷由於日軍的戰術運用得當，最後臺南成為臺灣抗日最後據點。10月19日，獨立騎兵於上午8時30分，抵達阿公店附近，雖然遇到反抗，但最後擊敗反抗者。日軍到達太爺附近，《攻臺戰紀》有如下的敘述：

不久在太爺庄（高雄縣湖內鄉太爺）附近有與五、六十名賊徒發生衝突，將之擊退後，於下午2時許抵達二層行庄，發現該地西方各聚落突然喧擾起來，鳴金擊鼓情勢極為不穩歲又從二層行庄往太爺庄渡口前進正要往回走時，有五、六十名賊徒出現在二層行庄東端，逼近我軍退路。²⁸

26 臺灣省文獻會編印，《臺灣史話》（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53年），頁223。

27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81年），頁234。

28 許佩賢譯，吳密察導讀，《攻臺戰紀》（臺北：遠流出版社，民國84年），頁349。

因為《攻臺戰紀》是日人記載，所以稱太爺庄附近五、六十名抗日份子為「賊徒」，他們大都是蘇家子弟，奮不顧身保衛鄉土，就是不願淪為日本殖民。到10月20日，《攻臺戰紀》又云：

20日上午6時，師團主力向二層行庄出發，……獨立騎兵與前衛同時自阿公店出發，於半路竹（高雄縣路竹鄉路竹）附近擊破五、六十名賊徒，8時40分抵達太爺庄與佔據二層行溪右岸的五、六十名賊徒展開徒步戰。但賊徒兵力逐漸增加，達到二百餘名分別從上下游涉溪攻擊我軍，直逼近太爺庄南端。²⁹

日軍幾乎包圍整個太爺，太爺蘇家子孫為要保衛家園，與日人奮力作戰，戰況慘烈。

前衛司令官命砲兵第3大隊，在太爺庄東方田地選定陣地，……又命第11中隊驅逐在太爺庄附近甘蔗園內出沒的殘賊，前衛本隊的剩餘部隊則在大爺庄南端田地展開。砲兵第5中隊，從九時五十分開始砲擊二層行庄的賊徒，不久，第11中隊進抵大爺庄北端，也以射擊支援攻擊部隊，賊徒終於無法抵抗，往東北方潰走。10時30分左右，前兵佔領二層行庄，由前衛本隊抽調出的第10中隊擊退盤據二橋仔庄的一百餘名賊徒，佔領該地。³⁰

按照書中記載，太爺蘇家幾乎總動員，在甘蔗園，東、西、南、北的田地抵抗日軍，卻攻擊器具缺乏，無力抵抗，不斷潰走。而整個古厝被日軍團團包圍著。

師團本隊在戰鬥結束後不久，進抵二層行溪，在大爺庄附近宿

29 許佩賢譯，吳密察導讀，《攻臺戰紀》，頁349 - 350。

30 許佩賢譯，吳密察導讀，《攻臺戰紀》，頁350。

營並命前衛在二層行溪附近宿營。³¹

在「太爺庄附近宿營」，乃木將軍當晚就是住在太爺古厝正廳左邊的小房間內。可以想知當時古厝中蘇家老弱婦孺的驚恐與無助，他們以為這是世界末日。清晨乃木的軍隊就在大埕中集合，馬匹滴答滴答的圍著大埕繞，並利用古井中的水盥洗。當日晚上住在臺南城內的英國宣教士巴克禮牧師與宋忠堅牧師，和十九位信徒扮演府城和平使者³²，坐著轎子冒險過二層仁溪，通報要求見住在蘇氏古厝中的乃木希典，「告以劉永福於昨夜率領約三營的部隊從安平經海陸逃走」³³，表示府城人民歡迎他們進城。

乃木將軍率領的第2師團長得知山口支隊佔領臺南消息，便下令該支隊負責守備臺南及安平，師團仍然停留在太爺庄的宿營地，不久接到軍部命令，遂於22日早晨率領其司令部進入臺南城。³⁴

乃木希典將軍的師團就一直駐紮在太爺古厝內，蘇氏族人都噤若寒蟬，躲在房中不敢四出走動，從20日到22日晨，日軍才離開蘇氏古厝，進入臺南府城，結束蘇氏族人三天的驚恐生活。

伍、湖內庄長

日治時代蘇足子孫，最有影響力的應該是受總督府派為第一屆湖內庄長的蘇文治（1882—1946）。蘇文治的祖父為中過文武秀才的蘇應元，父親是中過文秀才的蘇獻琛（1847—1894）。在家學淵源下，從小就受漢學教育，學養豐厚。不料蘇文治的父親早逝，為奉養寡母及幼弟，前往「關廟投

31 許佩賢譯，吳密察導讀，《攻臺戰紀》，頁351。

32 許佩賢譯，吳密察導讀，《攻臺戰紀》，頁246。

33 許佩賢譯，吳密察導讀，《攻臺戰紀》，頁351。

34 許佩賢譯，吳密察導讀，《攻臺戰紀》，頁353。

靠姊夫莊氏學習中藥」，³⁵以後又在「宅第創辦私塾，收受學生教授漢文，不久滿清政府因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而日本政府禁止民間私設學堂授課，只好關閉三年有餘的慎思軒書房」。「他知道以後要教育子弟必須學日文，就進入設在臺南孔廟旁的臺南市第一公學校」，³⁶因為他有漢學基礎，加入速成班，很快完成小學課程。然後離開寡母與新婚的妻子，進入臺北國語學校就讀。明治38年（1905）7月師範部乙科畢業，³⁷即奉派楠梓坑公學校訓導主任之職。明治43年（1910）任職長榮中學教國語（日語）。³⁸明治44年（1911）又重回公學校任教，³⁹「其後有感於祖國，中國大陸缺乏新教育制度，故決意離開故鄉遠赴祖國盡一點力量。三公仔（蘇文治）在大陸除任教外，並考察都市行政」。⁴⁰回臺後，大正5年（1916）9月28日，他又回到公學校擔任訓導。⁴¹大正6年（1917）6月，他獲得「成藥製造業」許可證而從事製藥。出品的止咳錠，感冒藥、胃腸錠，疥癬藥膏、目藥等風行一時，因此他開設中華藥房公司成為總經理，並發行股票，成為臺灣早期難得一見的股票。（圖9）

35 蘇友荒，〈他是我的父親——逢他百年冥誕感言〉，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41。

36 蘇永昌口述，李武興筆錄，〈蘇文治先生之生平略歷〉，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1。

37 見總督府編，《總督府國語學校一覽表·卒業生》（臺北：總督府國語學校，1906年6月），頁188。

38 見張後基編，《長榮中學百年史·附錄三》，（臺南：長榮高級中學，民國79年），頁744。

39 見《府報·公告·教員免許狀授與》，3247號，1911年6月1日。

40 林朝榮，〈永懷三公仔〉，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6。

41 見《府報·彙報·教員免許狀授與》，1180號，1916年12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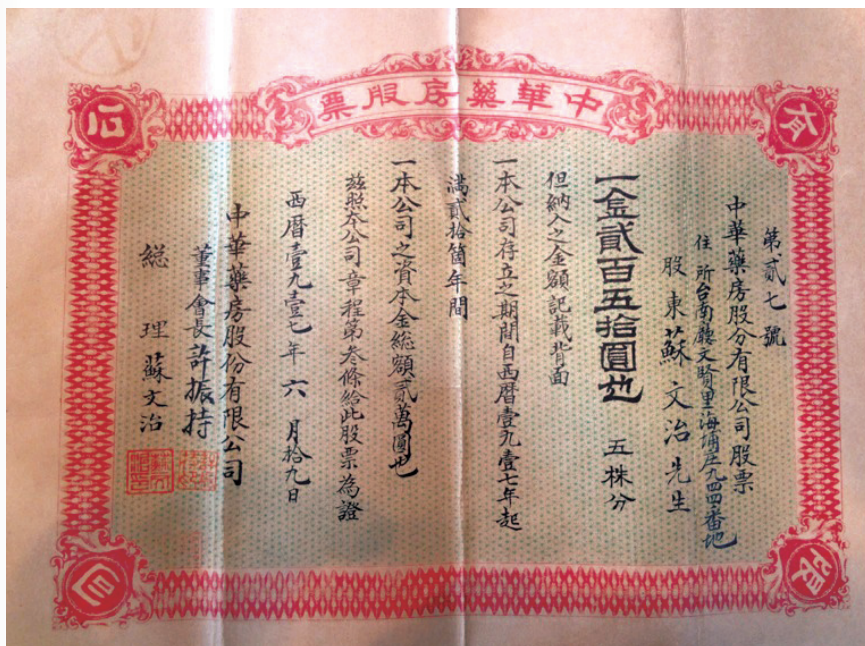


圖9 1917年蘇文治發行的股票

資料來源：蘇文治孫蘇承信提供

蘇文治總共教書十餘年，直到大正10年（1921）奉派為湖內庄庄長，到昭和七年（1932），治理時間長達11年。大正11年（1922）6月，蘇文治獲臺灣總督府頒授紳章。依臺灣紳章規則（條規），臺灣紳章是頒給具有科舉功名、有學問、資產或名望之臺人。⁴²蘇文治的為人：

一、具有家族觀念

蘇文治是很有家庭觀念的人，早在明治40年（1907）6月，他就自譜〈婚姻〉歌：

上帝創造咱人類，授俺良心及智慧。一男一女成夫婦，夫婦和為貴，今日二姓結婚姻，百年偕老敬如賓。夫婦同在眾面前，立誓

42 見臺灣總督府，《府報·告示·紳士授與》，2681號，1922年6月14日。

至終身。

周公制禮重人倫，夫是乾道妻是坤。夫婦配合乾坤定，傳萬世子孫。懇求上帝及始祖，福氣降於蘇家門。懇求上帝及始祖，降福蘇家門。⁴³（圖10）

婚 姻

F 調 $\frac{4}{4}$ 快樂地 （公元1907年六月吉日） ○號者唱白話
蘇嘉社七代孫文治撰

5 6 5 5 3	3 2 1 2 0	1 2 1 6 5	5 1 3 1 2 0
(1) 上 帝 創 造	咱 人 類	授 俺 良 心	及 智 慧
(2) 周 公 制 禮	重 人 倫	夫 是 乾 道	婦 是 坤
5 6 5 5 3	3 2 1 2 0	5 1 2 3 2	1 — • 0
一 男 一 女	成 夫 婦	夫 婦 和 為	貴 孫
夫 婦 配 合	乾 坤 定	傳 萬 世 子	
5 3 4 5 3 4	5 6 5 0	5 6 5 5 3	3 2 1 2 0
今 日 二 姓	結 婚 姻	百 年 偕 老	敬 如 賓
懇 求 上 帝	及 始 祖	福 氣 降 於	蘇 家 門
1 2 1 6 5	1 3 1 2 0	5 1 2 3 2	1 — • 0
夫 婦 同 在	衆 面 前	立 誓 至 終	身 門
懇 求 上 帝	及 始 祖	降 福 蘇 家	

圖10 婚姻歌蘇文治詞曲

資料來源：翻攝自《蘇應元家族譜暨內外子孫名錄》

他看重婚姻與家庭，可惜他前二任妻子都早逝，直到大正13年（1924）他第二次續絃，娶黃滿（1897—1967）為第三任妻子，來照顧他剛滿一歲的兒子。前後三任太太一共有五男七女。

43 吳嘉德編，《蘇應元家族譜暨內外子孫名錄》，封面頁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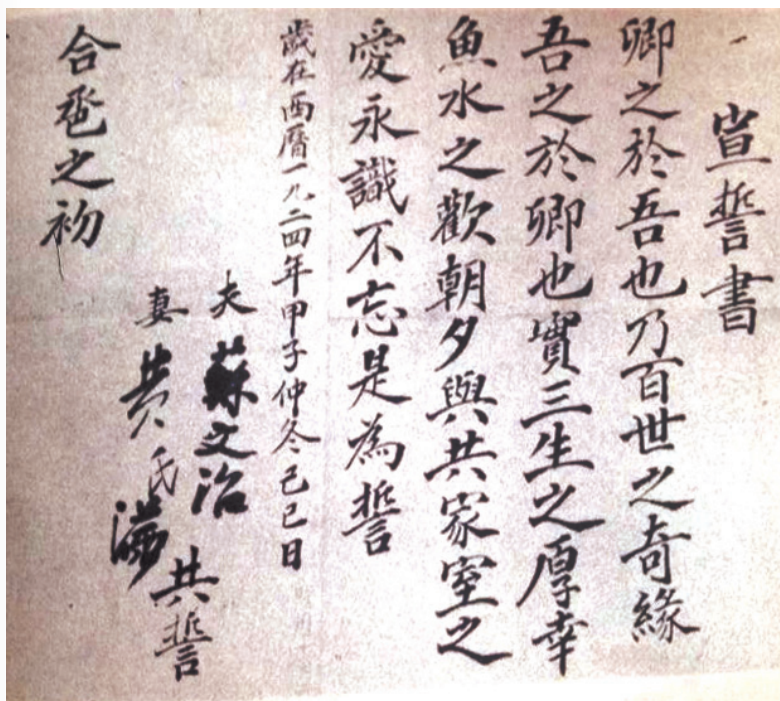


圖11 蘇文治第二次續絃宣誓書

資料來源：翻攝自《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

蘇文治愛家族，也是一個有理想的人，覺得家族團結才是力量。因此他主張維持「大家族」制度，大正元年（1912），他將分家已二十多年的家族重聚為一家，為紀念這事，他特地為自己的姪兒命為「承家」（1912—1995），為自己的兒子「友忠」（1914—1980），俗名命為「合巢」（受），紀念兩家合一。據林朝榮文中：

將原已分家的兄弟蘇老玉、蘇文治、蘇再丙三家庭，再行合一而為一大家族大家庭，無論炊事，經濟、生活均共同在一起，冀建立一個理想的大家庭為地方的模範，結果順利完成。⁴⁴

44 林朝榮，〈永懷三公仔〉，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7。

因為在鄉村地方，把分家已久的大家庭又重新合爨，餐餐要四、五十人吃飯，餐前都還要鳴鐘，引來《臺灣日日新報》的讚揚特地以「荊樹重榮」為標目寫：

臺南聽下楠梓埔公學校訓導蘇文治氏，自其先父與其叔父分居以來，迄今有十星霜之久，氏今乃復與其從兄蘇老玉，再行合爨。使其子女分從職業，男務農女務桑，家園滿無間，亦近世所不數數見者。⁴⁵

經過《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當時許多望族都寫信來贊揚，很少看到大家族如此和樂。

二、製作族譜

蘇文治十分重視家庭與家族，為了尋根溯源，他查到開臺祖蘇嘉祉十五歲跟著四個哥哥自福建來臺開拓新天地，在鳳山縣海埔庄（太爺庄）落根，正值民族英雄鄭成功攻佔臺灣第十年。因此他坐船「專程跑到福建老鄉」為要尋根，「但因故鄉父老誤以為，在海外大成功的僑胞回鄉認親，暗示他要大大慶祝一番。他那時事業還不如意，只好知難而退，不敢高攀而作罷。」⁴⁶蘇文治兒子蘇友荒回憶，父親為完成族譜整理，還披荊斬草，尋找先祖墓碑：

近代因政府將戶口整理得完全，較容易調查，但日治以前各代就不易查出了。我記得小時候，跟著爸爬山涉水，在雜草中尋找墓牌又挨戶訪問調查各家之神主。為調查第六代以前之族譜所花苦心，希族人體念。⁴⁷

45 見《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2月26日，6版。

46 蘇友荒，〈他是我的父親—逢他百年冥誕感言〉，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45。

47 蘇友荒，〈他是我的父親—逢他百年冥誕感言〉，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44。

當時沒有電腦記錄，又因改朝換代，要查閱先祖資料確是不易。蘇文治尋根敬祖之心讓人感念，他留下的族譜在臺灣算是十分完整的族譜記錄。蘇文治所抄錄回臺的太爺蘇氏族譜抄錄：

什乾啟國崇，文若濃言我。潛行皆允用，欲世振家風。

孝友承宗志，伯仲和叔貴，詩書得俊英，科甲永聯登。⁴⁸

雖然蘇氏族譜在各地有許多版本，但從這首詩格律與押韻看，太爺族譜明顯傳抄錯誤，上標押的是十七庚，下標押的是十八東，太爺族譜第一句與第二句顛倒，第六句與第七句顛倒。根據蘇登科〈虎渡蘇氏字輩考〉：

虎渡蘇氏是閩南巨族，其派下有60個村社，還有外徙廈門、龍岩、廣東、浙江、臺灣和東南亞各國。現在，流行於各村社字輩是：

文佛郎言五，十乾啟國崇，潛惟恒允用，奕世振家風。

孝友承宗志，詩書迪俊英，伯仲和叔季，科甲永聯登。

這首字輩詩有四十個字韻，每字一世，相傳後代。先標部分何人何時所作，暫無數據可考，後標部分已知蘇尚斌所寫。蘇尚斌，深青人。清乾隆十五年（1750）庚午科舉。⁴⁹

蘇氏族譜寫「詩書得俊英」，而〈虎渡蘇氏字輩考〉寫「迪」，「得」與「迪」，在臺語讀音相同，或因此傳抄錯誤。

太爺蘇氏來臺開基祖蘇伍到臺灣後，到蘇文治是第七代，因為還沒有族譜，所以當時都沒有按照昭穆命名。但是蘇文治為貫徹家族觀念，他為孩子、後輩命名，一定按照家譜字輩，蘇承家〈我的三叔公〉：

48 見吳嘉德編印，《蘇應元家族暨內外孫名錄》（臺南：自印本，2011年9月，5版），封底。

49 見蘇登科，《虎渡蘇氏字輩考》（2010年6月16日），收入於武功縣門戶網，<http://www.snwugong.gov.cn/Html/shzx/sxyj/20100616081000.html>，2013年10月23日點閱。

有一點我覺得有趣的是他對我們這些小孩子的命名方式，全家出生的小孩的命名都落在他身上，所以自多我一歲的七叔友直起，取名的頭一字，都以蘇家的家譜孝友承宗志的友承編排，下一字由他取名。……大概為了命名使他感覺繁重，索性把第二字以千字文的順序取名，所以我以後十數位的名字，都依照千字文的字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仄的順序，使我們現在還得到一種方便，只把他們的名字想出來，就可以知道誰先出生。⁵⁰

原來蘇文治是按「千字文」來為下輩命名，從名字就可知長幼排序。其中就發生一件笑話：

三弟承星依千字文的順序，他名應該叫承黃（發音皇），……不知是錯誤……，把他改為承皇，提出派出所戶籍股入籍時，日人警官以皇字命名，會侮辱到日本天皇不妥，馬上把上面的，拿到下面改名為承星。……下來就是十一叔友荒，他到後來才明白他的父親為他取一個荒蕪淒涼的名字。

兒子友荒抱怨名字太荒涼，原來是千字文的排序，也無可奈何。但是從《祭祀公業蘇要（第一次變動後）派下全員系統表》看，蘇家祖先來臺後，所命名都是單名，包括蘇要兄弟，蘇要七個兒子禮、岳、陣、裕、節、尊、足（爵）都是單名。但從蘇文治得到族譜後，要尋根溯源，所有兒孫字輩皆從族譜。這種命名風氣帶動住在古厝中，其他非蘇應元直系的蘇足子孫，想要效法，看能否改善命運，擺脫貧窮。而這些非五房子孫大都是文盲，貧窮無知可憐。很多族人謠傳蘇文治潛意識裡，不知是不屑自己後代與這些文盲族人為伍，要比他們崇高，或是期待孫輩有成就，竟然把第九代「宗」輩，在「宗」上加上山字，成為「崇」，到第十代「志」，尚有多人命名。⁵¹如今

50 蘇承家，〈我的三叔公〉，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12。

51 參考吳嘉德編，《蘇應元家族譜暨內外子孫名錄》。

第十一代起就全不按譜命名了。

三、重視教育

蘇文治出身是書香門地，祖父、父親都是文秀才，他極重視教育，他認為族人要改善貧窮就是多讀書，所以蘇應元家的門聯是「要好兒孫須積德，欲高門第必讀書」。他曾教訓侄兒－臺南名醫蘇丁受（1905—2006）：

任何人現在肯努力用功與否，可決定他將來的命運，將來要做什么等的人，現在就要立一個目標去努力。⁵²

當年他在臺北國語學校的教育對他影響極大。因此他致力教育發展，想盡辦法教育子孫，他甚至學現代聯考方式，來測驗子孫的能力：

他與日常有親交的友人二位聯合，用如現代的聯合考試，乃由三個家庭的家長商量分別作出各學年的共同試題。雖各人居住於不同的鄉村，又相離甚遠，他們必在一定期日來到我們家會合，各提出所作成的試題分給他們個家庭的子弟考試，考完後共同閱卷評分，並準備獎品按成績的高低頒發，鼓勵子弟們有向上的心，能奮發用功。⁵³

他鼓勵兩個兒子到日本留學，侄兒遠赴東北奉天讀醫學院，有的到臺北讀醫專，以及到臺北讀商業、農業學校，在日治時代，他的子侄輩都已受高等教育。四房子孫蘇宗慶（1928—2008）曾說：

以前如果能受邀到五房住的西護龍古厝中，是件很神氣的事，兩隻腳都要用力洗的快脫皮，才能踩上榻榻米。⁵⁴

52 蘇丁受，〈我的三伯〉，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3。

53 蘇丁受，〈我的三伯〉，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4。

54 蘇足四房子孫蘇宗慶生前口述。

他的眼神還流露出窮人受邀到有錢人家的光榮與幸福感。蘇文治當庄長時，當時湖內庄文盲不少，百姓又多窮困，「當時圍子內地區，（含太爺、公館、葉厝、圍子內、忠興、海埔、海山、劉家村），尚無國民小學，僅有1班湖內公學校（今大湖國小分班），乃向政府爭取設立第三公學校。⁵⁵所以大正11年（1922）4月，太爺文賢國小正式成立。

明治29年（1896）9月制定的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和明治31年（1898）8月16日制定的「臺灣公學校規則」明文規定唱歌教育的內容。⁵⁶「國語學校從明治37年（1904）舉辦音樂會以來，即成為每年的藝文盛會，而備受矚目。對於參與演出的國語學校學生而言，音樂會有如學習成果發表一般。」⁵⁷「對臺籍生而言，則似乎從初等教育開始，即能很快的融入並享受唱歌的愉悅。」⁵⁸

蘇文治應該是屬於喜愛音樂課的人，明治38年（1905），從國語學校畢業後，他就自己譜曲作詞，曾經有對元朝魏國公十九世孫蘇理所作〈蘇家歌〉⁵⁹配曲。他為了要勉勵鄉民上學，除了三邀四請鄉民上學，還要編製〈教育歌〉教唱推廣：

三公仔的庄政特別注意教育，積極造就人才。每逢教育日，常常自編自作教育歌曲，廣傳於民眾或機關團體，以推廣教育蔚為善良風氣。

1、教育為第一，無讀是愚人，有人來問伊，未曉講半字，實其在真艱苦，實其在真艱苦，大家相報來入學來讀冊。

55 王世雄，〈1895年10月咱的祖先在「走番仔反」——記鄉民抗日與「應元大厝」〉，收入《高雄文獻》，25期（民國95年12月），頁306。

56 臺灣教育會，《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臺北：臺灣教育會，1944年），頁71；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編，《榮石自伝教界周遊前記》（東京：大空社，1988年翻印1912年原刊本），頁266。

57 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68。

58 參考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社，民國93年），頁208。

59 吳嘉德編，《蘇應元家族譜暨內外子孫名錄》，封面頁。〈蘇家歌〉歌詞如下：「蘇氏始來有文武，代不乏人超古今。蘇之言行實可觀，蘇之書史真堪睹。詳蘇積德多連綿，詳蘇未必無滋補。但愿生生讀此書，子子孫孫傳家譜。」

2、請及您大家，那有子弟侄，叫伊參阮去，教伊通認字。實其在真要緊，實其在真要緊，大家招來入學，來讀冊。

3、現在的世界，識字真要緊，那是不識字，無人尊敬伊，實其在真要緊，實其在真要緊，大家招來入學，來讀冊。⁶⁰

可見他推廣教育的用心良苦，連余登發都曾是他的學生。

四、「文化協會」支持者

蘇文治雖受過日本國語學校教育，但他還是覺得受日本統治時，臺灣人民瀰漫著民族自卑感。他的兒子蘇友荒回憶道：

他以漢民族之一份子為榮。日本人歧視臺胞，罵圍「清國奴」時，他憤怒不息，但無可奈何，只好咬緊牙根，叫大家忍耐。他說我們漢民族是優秀民族，相信有一天子孫會替我民族揚眉吐氣的。⁶¹

他不僅以漢民族為榮，而且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日人推行「皇民化運動」，鼓吹臺灣百姓改為日本姓名。然而蘇文治堅持不改日本姓名。

當時投機份子紛紛改姓名倘若日人，那時我們一族尊重他的意思，堅定不改姓名。他以為我們身體所流的是漢民族的血，我們姓氏是祖宗所傳，有什麼好改。⁶²

蘇文治不僅不改日本姓名，還是「文化協會」之幕後支持者。⁶³蘇文治如何與「文化協會」搭上線，目前已經無法考知。但從太虛逸人〈偕蘇文治先生詣寧靖王陵弔古〉四首：

60 林朝榮，〈永懷三公仔〉，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7。

61 蘇友荒，〈他是我的父親—逢他百年冥誕感言〉，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44。

62 蘇友荒，〈他是我的父親—逢他百年冥誕感言〉，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44。

63 蘇友荒，〈他是我的父親—逢他百年冥誕感言〉，見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44。

碧草荒涼掩古陵。我來弔古共成行。追思往事年三百。霸業消沈慨一生。

當年血淚染襟多。莖髮區區葬此窩。最是不堪腸斷處。客來憑弔雨滂沱。

休將軼事論長恨。劫運河山不保存。惟有荒祠和破塚。依稀繚繞認英魂。

堅持大節據鯤瀛。復祚終難望一生。回首河山頻易主。不如此地尚朱明。⁶⁴

蘇東岳（1902—1957），號太虛逸人，生於今臺南善化。幼年由父親傳授傳統漢文，後又從林珠浦學詩，曾參加浣溪吟社、淡如吟社（後兩社合為「光文吟社」）。大正12年（1923）參加「臺灣文化協會」。

兩人所同游的寧靖王陵，旁邊就是華山殿，創建於清領臺灣之後，即康熙22年（1683），主祀明寧靖王朱術桂。朱氏以皇室後裔義不降清，遂自縊殉節，隨侍姬妾五人亦自縊；史志都讚其忠義可風。竹滬乃寧靖王開墾田地，鄉人感念其仁義忠節，因立廟宇崇祀。寧靖王背負國亡家破的血債，雖欲力圖復國，卻無力可回天。他的懸梁自盡不降清的精神，在被日本統治的臺人心中，是氣節的象徵，也是忠心的表徵。

早在昭和4年（1929），重修華山殿紀念碑文，蘇文治就有捐款，華山殿的碑文上，刻有「太爺庄蘇文治五十大元」。⁶⁵

日治末期昭和17年（1942）蘇文治和蘇東岳兩人同游寧靖王陵，感慨「回首河山頻易主」惟留下「荒祠和破塚」，「劫運河山不保存」，臺灣在日本統治下，仍有日人臺人階級之分，內心不勝感慨，對臺灣受日本統治在心中是無奈與無助。

64 見《南方》，157期（1942年8月1日），頁35。

65 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拓製，〈重修華山殿碑記〉，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民國81年，0000006760，見臺灣記憶網站，<http://memory.ncl.edu.tw>，2013年10月23日點閱。

陸、結論

太爺蘇氏古厝並非蘇應元所建造，而是蘇足父子胼手胝足戮力耕耘，在乾隆四十多年所建造的古厝。目前在臺灣能保存二百三十多年的二落二護龍的古厝已寥寥可數，蘇氏古厝正見證臺灣從乾隆至今的家族墾荒史。日治時代蘇應元孫子蘇文治，努力改善族人生活與觀念，編制家譜，親人合住，一團和樂，並建立家族墓園，子孫蘇應元然而星移物換，缺乏文字的紀錄，知道太爺蘇氏古厝歷史的已是不多，加上老成凋謝，目前蘇氏百年古厝中，幾乎是空盪盪，走進每戶人家，大都沒門或是虛掩著，室內空間狹小，堆滿搬家後的垃圾，每戶都缺乏衛浴設備，以前族人全在戶外公用廁所解決，而且年代久遠，建築外牆斑駁脫落，紅磚風化現象嚴重，族親們稍有經濟能力的已都他遷，所以房舍十室九空，整個一千多坪的大宅院有如廢墟，大埕中只有雜草叢生，以前大埕中的水井旁，過年過節時，或族親嫁娶時，抬轎宴客做戲的熱鬧情形都已不再，婦女們在水井旁聊天洗衣，孩童嬉戲的情形，都如幻、如夢、如電般消逝。古井旁也被裝上幫浦抽地下水，目前井中雖仍有水，卻是廢井荒煙。大埕內僅剩的一、二戶人家，都是老弱婦孺，無能力他遷，有的則是怕土地被亂賣給建商，堅守家園。古厝昔日的繁榮早已不再，有能力的族親全遷往臺南，國外等，部分族親已打算賣掉古厝持分改建大樓，而另有部分族則堅守家園，期盼重拾古厝昔日榮景。蘇氏古厝雖見證著明末以來，臺灣二百多年的墾荒史，但時代變遷下，部分子孫抵抗不了土地不斷增值的誘惑，古厝似乎快要消失在被拆掉改建的命運。

參考書目

中文專書

- 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編，《樂石自伝教界周遊前記》。東京：大空社，1988年復刻本。
- 余文儀主修、黃侑等輯，《續修臺灣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72年。
- 吳嘉德編，《蘇應元家族譜暨內外子孫名錄》。臺南：自印本，2012年元月，增大版。
-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社，民國94年。
- 許佩賢譯，吳密察導讀，《攻臺戰紀》。臺北：遠流出版社，民國94年。
- 許雪姬，《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社，民國93年
- 陳進財，《湖內鄉誌》。高雄：湖內鄉公所，民國75年。
-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81年。
- 黃修文，〈世紀之交的臺灣糖業與蔗農〉。臺北：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民國94年。
- 張後基編，《長榮中學百年史·附錄三》。臺南：長榮高級中學，民國79年。
- 臺灣教育會，《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臺北：臺灣教育會，1944年。
- 臺灣省文獻會編印，《臺灣史話》。臺北：臺灣省文獻會，民國53年。
- 總督府編，《總督府國語學校一覽表》。臺北：總督府國語學校，1906年6月
- 謝問岑、陳子波等纂修《高雄縣志稿·人民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72年。

蘇宗隣製作，《祭祀公業蘇要第一次變動後派下全員系統表》。高雄，自印本，民國100年11月。

蘇承信編，《蘇文治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臺南：自印本，1982年。期刊報紙

王世雄，〈1895年10月咱的祖先在「走番仔反」——記鄉民抗日與「應元大厝」〉，《高雄文獻》，25期（民國95年12月）。

石萬壽，〈二層行溪流域行政區畫分的變遷〉，《思與言》，26卷1期（民國77年5月），頁3。

堀込憲二，〈日治時期使用於臺灣建築上的的彩磁研究〉，《臺灣史研究》，第8卷2期（民國90年12月）。

《府報》，3247號，1911年6月1日。

《南方》，157期，1942年8月1日。

《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2月26日，6版。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Ancient Mansion of the Su Family of
Tai Ye in Kaohsiung
Shu-fen Su*

Abstract

Tai Ye, which is located in Hu Nei district of Kaohsiung, was under the reclamation of Su Wu(1656–1705) who came along with Zheng Chenggong to Taiwan. Until now, it has developed to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generation. In 1778, Su Wu's grandson Su Zu and his five sons reclaimed the area of Tai Ye and built a siheyuan, which was a historical type of residence with four sections. Between the two sections was a big courtyard, which was covered with red bricks. There was also a well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tyard, which was used to offer people water for drinking and showering. Su Wu's grandson Su Yingyuan, a scholar who passed the county level imperial exam, was famous then. After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in 1895, Taiwan was ceded to Japan. On October 10th,, Count Nogi Maresuke landed in Fang Liao. Before his attack to Tainan on the 20th, Maresuke also lived and stationed in this ancient mansion temporarily. During that time, as some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mansion were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army, the women and the children in the mansion were bearing the pressure privately. Su Yingyuan's grandson Su Wenzhi (1882–1946), who was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 School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the first district chief of Hu Nei under the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in 1921. He developed the education of the villagers and improved the social customs; furthermore, he flourished the economy. The ancient mansion of the Su Family has witness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 fami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g Dynasty.

Keywords: Kaohsiung ,Tai Ye, Su Yingyuan, Su Wenzhi, ancient mansion.

*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Soochow University.

